

· 论著 ·

温补派薛己以补制火治疗月经病思想探析

潘琳琳^{1,2}, 刘桂荣¹

(¹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济南 250355; ²山东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创新研究院, 济南 250355)

摘要: 明代医家薛己为温补派先驱, 对妇科月经病的诊疗独具特色。其认为月经病多因虚火、肝火、胃火和肾火而生, 诸火导致机体阴阳失衡, 脏腑失和及气血津液失调, 故当制火以调经。在治疗上, 其主要基于补法, 通过滋化本源、健脾养血、燮理七情和滋养肾阴等方法达到以补制火的目的, 且在遣方用药中讲求方证相合和朝夕用药, 并强调要慎用寒凉、清化、攻伐和固涩诸药对抗火证。薛己临证治疗月经病效果显著, 对后世医家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薛己; 温补派; 以补制火; 月经病

基金资助: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No. 国中医药人教发〔2012〕32号), 齐鲁医派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 (No. 鲁卫函〔2022〕93号), 山东中医药大学科学技术史学科培育项目 (No. 2021KJSKFKT-B03)

Analysis of warm-recuperation school XUE Ji's thought of treating menstrual diseases by restricting fire by supplementary method

PAN Lin-lin^{1,2}, LIU Gui-rong¹

(¹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China;

²Innovation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China)

Abstract: XUE Ji, a physician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a pioneer of the warm-recuperation school, who had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gynecological menstrual diseases. XUE Ji believes that menstrual diseases are mostly caused by deficiency fire, liver fire, stomach fire and kidney fire, which lead to the imbalance of yin and yang, the disharmony of viscera and the disorder of qi, blood and body fluid, so the fire should be restricted to regulate menstruation. In the treatment, it is mainly based on tonifying method, through nourishing origin, invigorating spleen and nourishing blood, regulating seven emotions and nourishing kidney yin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restricting fire by supplementary method. In terms of medication, h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prescriptions and syndrome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ay and night medication. Moreover, he also emphasizes the cautious use of cold, clearing, attacking and astringing drugs against fire syndrome. XUE Ji's clinical treatment of menstrual diseases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future doctors.

Key words: XUE Ji; Warm-recuperation school; Restricting fire by supplementary method; Menstrual disease

Funding: Key Disciplines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o.〔2012〕32),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Inheritance Studio of Qilu Medical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o.〔2022〕93), Cultivation Projec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tory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o.2021KJSKFKT-B03)

薛己为温补派先驱, 以岐黄世业, 旁通诸家, 对妇科月经病的诊疗具有独特经验, 著有《女科撮要》《校注妇人良方》。其临证治疗月经病十分重视“火”这一病因, 通过梳理其妇科著作《女科撮要》

发现, 书中共载有月经病(经候不调、经漏不止、经闭不行)医案44则, 其中有38则医案明确记载了患者具有“火”“热”之证。在治疗方面, 薛己提出:“凡发热久者, 阳气亦自病, 须调补之”, 切不可盲投清热、

通信作者: 刘桂荣,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大学科技园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邮编: 250355, 电话: 0531-89628350

E-mail: 645173627@qq.com

通经剂,否则治不求本。故薛己治疗因火所致的月经病,摒弃清热泻火、攻伐通下之法,基于“补”法辨证施治,且理、法、方、药清晰独特,疗效显著。

薛己以补制火治疗月经病思想

1. 滋化本源制虚火 脾主统血,为气血生化之源,因女子以血为本,故脾脏对于治疗妇人月经病发挥着重要作用。薛己提出:“血生于脾,故云脾统血,凡血病当用苦甘之剂,以助阳气而生阴血”^{[1]45}。薛己所谓的“脾统血”有两层含义,既指脾的“统血”功能,又有“生血”的含义,这在其注的《明医杂著》中亦有所体现:“血虚者,多因脾气虚弱,不能生血,皆当调补脾胃之气”^[2]。薛己在《女科撮要》月经病医案中多处记载了妇人月经不调是由于“勤于女工”“素勤劳苦”或“劳役失调”所致,并明确指出“劳役火动”会耗伤脾胃元气,使脾的运化功能失司,气血生化无源,进而导致月经不调。故此时患者虽有火热之证,但属气血亏虚的虚火,宜补不宜泻,法当“以补制火”。经水为气血所化生,气血乃脾胃所化生,故月经不行必有脾胃亏虚之证,薛己主张治宜补益脾胃元气,滋养气血,从而扶正以制约热邪。

《女科撮要·经漏不止》医案举隅:“一妇人,素有崩史,因劳役忧怒而复作。六月二十日,胸饱发热,脊痛,腰不可转,神气怫郁。或作内伤,或作中暑,崩水沸腾,兼以便血,烦渴引饮,粒米不进。至七月十三日,昼夜昏愤,时作时止,计无所出。诊之,脉洪无伦,按之微弱,此无根之火,内真寒外假热也。以十全大补加附子一剂,晕止,食粥三四匙,崩血渐减,日服八味丸,始得痊愈”^{[1]47}。

分析:薛己据患者发病诱因和诸症表现,认为虽有火热之证,但“此为无根之火,内真寒而外假热也”,故用十全大补汤加附子,后又佐八味丸而使崩止病愈。由此可见,对于因虚火内扰而导致的崩漏不止,薛己废弃清热泻火和固涩止崩之法,而是通过滋补脾胃元气,兼以养血之法以制火,从而使脾健而得以统血、生血,防止血失致虚。

2. 健脾养血制胃火 脾与胃在生理上共同发挥着“仓廪之官”的职能,脾能运化水谷精气,又可助胃受纳腐熟水谷,从而化生气血^[3]。同时,脾与胃在病理上亦存在密切关系,脾藏精易耗伤而“虚”,而胃传化物易积滞而“实”,故调治脾胃当采用清胃健脾之法。胃火多因胃受热邪侵袭,或饮食不节所致。薛己指出月经不调者有因胃火所致,“经水阴血也,属冲任二脉,主上为乳汁,下为月水,其为患有因……胃火而血消烁者”^{[1]47},即胃为多气多血之经,隶属于

冲任二脉,胃主受纳腐熟水谷,经血为水谷精气所化,若胃火炽盛,则会灼伤阴血,使阴血亏虚而无法行经,对此薛己提出:“胃火而(经闭)不行者,清而补之”。胃与脾在经脉上互相络属,一方受病必会累及另一方,胃火炽盛亦会使脾脏虚损,因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故经血为病当重视脾胃之因。薛己临证常通过养脾血、清胃热之法治疗胃火灼阴所致的月经不调。

《女科撮要·经闭不行》医案举隅:“一妇人素有胃火,服清胃散而安。后因劳役,躁渴内热,肌肉消瘦,月经不行。用逍遥散加丹皮、炒梔,以清胃热;用八珍汤加茯苓、远志,以养脾血,而经自行矣”^{[1]48}。

分析:此妇人胃火炽盛,消烁阴血而出现躁渴内热;胃病累及脾脏,经血化生不足则导致经闭不行;脾主肌肉,脾虚则肌肉无法得到滋养而消瘦。故薛己主张养脾血以清胃热,遂用八珍汤加茯苓、远志补养脾血;逍遥散加牡丹皮、炒梔子疏肝解郁,清热凉血,泻热除烦。

3. 燮理七情制肝火 朱丹溪提出月经“气主血配”的理论,在《格致余论·经水或紫或黑》中云:

“经水者,阴血也……血为气之配,气热则热”^[4]。

突出了气与血之间的关系,气热则血热。女子以血为本,以肝为先天,肝为病则疏泄失司,耗伤阴血而致虚生热,故女子月经病调肝是关键。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中言妇人“忧愁思虑则伤心而血竭”,说明情志不畅会耗损阴血,并指出治疗当“改易心志”,兼以“用药扶持”。薛己在临证诊治中亦强调情志对月经病的影响,认为:“病本七情,肝脾亏损,数行攻伐,元益气虚故耳,法当补阴益阳”^{[1]46}。

在《女科撮要》月经病医案中,薛己明确记载妇人性格“急”“怒”的医案共有15则,怒伤肝,肝气郁结,则日久化热为病,由此可见“怒”与月经病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薛己认为月经病的发生与肝脾二脏关系最为密切,如在《校注妇人良方·调经门》中指出:“脾统血,肝藏血,此症(经候不调)多因恚怒伤肝,郁结伤脾所致,当从二经为主”^{[1]781}。且见肝之病知其传脾,肝火旺盛亦会导致肝脾失和,故薛己治疗肝火所致的月经病,常用疏肝养脾之法。

《校注妇人良方·妇人贼风偏枯方论第十》医案举隅:“一妇人性善怒,常自汗,月经先期。余以为肝火血热。不信,乃泛用降火之剂,反致月经过期。复因劳怒,口噤呻吟,肢体不遂,六脉洪大,面目赤色。用八珍、麦门、五味、山梔、丹皮,数剂渐愈;兼用逍遥散、六味丸各三十余剂痊愈”^{[1]812}。

分析: 此妇人性善怒, 怒则伤肝, 肝疏泄太过, 肝木克制脾土, 脾虚不能固摄, 津液外泄则出现自汗, 无法藏血则月经先期, 故薛己认为该患者诸症乃肝火血热所致。然患者不信, 反用寒凉降火之剂, 导致寒凝血瘀, 月经过期不至。患者后劳怒, 劳则损伤脾胃元气, 水谷精微无法荣养肢体, 遂出现肢体不遂; 怒则肝火旺盛, 肝开窍于目则目赤, 火热上燎于面而面赤; 肝主筋, 肝火灼伤阴血, 筋失血养则急, 急则出现口噤。故薛己认为此患者诸症皆因肝火血热, 亡血过多, 筋无所养所致, 治疗当清肝火, 疏肝气, 养肝血, 扶脾土。遂先以八珍汤气血双补, 加麦冬、五味子增液濡筋, 山栀子、牡丹皮清肝火、凉肝血; 后用逍遥散、六味丸疏肝健脾、滋养肝血。肝之疏泄功能正常, 则经水可如期而至, 诸症皆消。

4. 滋养肾阴制肾火 肾为精血之海, 人之始生本为精血之原。《医学正传·妇人科》云: “月经全借肾水施化, 肾水既乏, 则经血日以干涸而闭也”^[5]。由此可见, 肾水充盈是经水得以化生和运行的必备条件。然肾火会耗伤阴精, 造成肾阴亏损, 冲任亏虚, 血海不满, 月经量少甚至停闭^[6]。薛己受《难经》中左肾右命门之说的影响, 以及王冰“壮水之主, 以镇阳光; 益火之源, 以消阴翳”的启发, 亦十分重视补益肾阴, 强调肾阴、肾阳对行经的重要作用。如在月经病医案中, 多处记载妇人月经不调而出现“形体消瘦”“头晕耳鸣”“盗汗”“烦热”和“口干”等阴虚火旺之症。肾之阴阳相互滋生, 相辅相成, 若出现肾火, 则必会损及肾阴, 肾阴不足亦无法化生肾阳, 从而使肾之阴阳俱损, 精血之海亏虚, 经水不足。故对于肾火伤阴而导致的月经不调, 薛己主张采用滋补肾阴之法, 即壮水之主, 以镇阳光。

《女科撮要·经闭不行》医案举隅: “一妇人因劳, 耳鸣头痛体倦。此元气不足, 用补中益气加麦门、五味而痊。年后得子, 因饮食劳倦, 前症益甚, 月经不行, 晡热内热, 自汗盗汗, 用六味地黄丸、补中益气汤顿愈”^[148]。

分析: 薛己承《黄帝内经》之言, 认为脾胃一虚, 则九窍皆不利。患者之前因劳而出现耳鸣头痛、体倦无力之症, 薛己诊断为元气不足, 遂用补中益气汤加麦冬、五味子调补而愈。后因饮食劳倦, 又出现“耳鸣头痛”“晡热内热”及“自汗盗汗”等症状, 辨证为肾阴虚火旺所导致的月经不行, 故投以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 又考虑到患者饮食劳倦之病因, 故又用补中益气汤补益脾胃元气。

遣方用药特色

1. 方证相合 薛己治疗月经病在重用补制火法的基础上亦强调辨证, 指出月经先期乃因脾经血燥、脾经郁滞、肝经怒火、血分有热或劳役火动所致, 月经后期则为脾经血虚、肝经血少或气虚血弱所发^[143]。经漏不止则归因于脾虚无法摄血、肝经有风迫血妄行、肝经血热而沸腾、脾郁伤血不归经, 或哀伤胞络致血下崩^[143]。闭经则有因脾虚不能生血, 或脾郁伤而耗血, 或胃火消烁阴血, 或劳伤心血, 或怒伤肝血, 或肾水不能生肝血^[147]。由此可见, 薛己对月经病因虚生火的病机辨证精准详尽, 且临证亦遵循以补制火之法对证用药, 力求方证相合, 详见表1。

表1 薛己以补制火治疗月经病的方证运用规律

病机		方剂
虚火	脾胃虚陷	补中益气汤、六君子汤
	脾郁伤血	归脾汤、八珍汤
	气虚血弱	补中益气汤、八珍汤
	哀伤胞络	四君子汤
肝火	肝经怒火	加味逍遥散、小柴胡汤
	肝脾郁火	归脾汤、加味逍遥散
	肝经血热	四物汤
胃火	胃火灼阴	逍遥散、八珍汤
肾火	脾肾亏虚	补中益气汤、六味丸

2. 朝夕用药 薛己临证常根据昼夜晨昏阳气的变化规律来决定朝夕用药, 并提出: “若朝宽暮急, 属阴虚; 暮宽朝急, 属阳虚; 朝暮皆急, 阴阳俱虚也”^[1352]。故根据一天内阴阳偏虚的不同, 采用不同的时辰用药, 可达到阴阳和谐的目的。如曾诊“一妇人性急躁, 瘵病后吐血发热, 两胁胀痛, 日晡为甚”, 薛己辨证其为肝火炽盛, 脾肾两虚, 虚火内生, 故朝用逍遥散, 夕用归脾汤送地黄丸治之。此调治之法, 可充分利用午前阳气盛, 助逍遥散疏解肝郁, 借助午后阴气盛, 助归脾汤滋生阴血^[7]。此外, 薛己在运用补中益气汤一方治疗月经不调兼有虚火之证时, 尤其突出了朝夕用药, 如脾胃虚陷者, 朝用补中益气汤, 夕用六君子汤; 脾肾亏虚者, 朝用补中益气汤, 夕用六味丸或八味丸; 气血俱虚者, 朝用补中益气汤, 夕用八珍汤, 临证治疗效果显著。

3. 用药宜禁

3.1 慎用寒凉 火热之邪有虚实之分, 薛己临证治疗热证十分重视辨证真假寒热, 对于虚热之证, 提倡用温补法以滋化源, 反对寒凉降火之法, 认为苦寒

用之太过易损伤脾胃之气。薛己曾诊“一妇人经候过期,发热倦怠,或用四物、黄连之类,反两月一度,且少而成块;又用峻药通之,两目如帛所蔽”^[144]。薛己认为两目为血脉之宗,此患者两目如帛所蔽,乃脾伤使精血无法归目,故调补脾胃以化生精血,若盲用寒凉之药,则易致气血益虚,病势益甚。故用补中益气汤、济生归脾汤调补脾胃而愈。由此可见,对于诸虚所致的虚热,薛己不投寒凉之药,而是选用温补之剂扶正以祛除火热之邪,从而使邪去经行。

3.2 慎投清化 关于痰证,《诸病源候论·痰饮病诸候》云:“胃气虚弱,不能宣行水谷,故使痰水结聚,停于胸膈之间”^[8]。即脾胃虚弱,脾运化失常,则会导致体内水液停滞,聚而生痰。《医贯·痰论》指出:“痰者……非水泛为痰,则水沸为痰”^[9]。即指出肾属水,若真阴不足,则阴火上升,水沸为痰;若真阳不足,气不归元,则水泛为痰^[10]。薛己指出妇人因劳役过度,素有脾肾虚弱,易生痰饮虚火之证,故治宜健脾益肾以求本,使阴阳气血得固,痰火得消。如曾诊“一妇人素勤苦,冬初患咳嗽发热,久而吐血盗汗,经水两三月一至,遍身作痛。或用化痰降火,口噤筋挛”^[144]。薛己认为此妇人是由劳役过度耗伤气血而导致经候不调,用清火化痰之药乃益损矣,故法当补益气血,扶正祛邪,遂用补中益气汤和加减八味丸诸药补益脾肾气血而愈。

3.3 慎服攻伐 薛己在《校注妇人良方》用药宜禁中指出,妇人经闭不行者,当辨证求本以治之,尤指出若脾胃虚弱、脾胃郁火、肝脾郁怒、肝脾虚热宜禁用通经之剂^[11773]。如其医案中曾载:“一妇人生七胎,月经不调,两足发热,年余而身亦热,劳则足酸痛……用通经丸等药而死”^[145]。此妇人已生七子,本就气血亏乏,虽有热证,实乃虚热,再用通经攻伐之品,乃益损矣。故薛己在治疗妇人月经病时,反对盲目攻伐,主张慎用通下散坚之剂,只有在患者确属实证、气血不虚的情况下,才可酌情投之。

3.4 不拘固涩 薛己临证对于脾虚无法摄血而引发的崩漏之证,治疗不拘泥于固脱止血之法,而是

强调用健脾益气之法发挥脾的统血功能。如曾诊“一妇人面黄或赤,觉腰间或脐下作痛,四肢困倦,烦热不安,经行即发寒热,两肋如束,血涌如崩”^[147]。此患者“面黄”“四肢困倦”,此乃脾虚之证;其“面赤”“两肋如束”乃有肝火之证,再加之“血涌如崩”,可知其气血俱虚,故薛己遂用补中益气汤和归脾汤健脾益气,使脾健得以统摄血液,又佐以防风、赤芍、炒黄柏诸药清热散火、养血和营、缓急止痛、敛阴平肝,从而达到治病求本,诸症皆消的目的。

小结

综上所述,薛己治疗妇人月经病抓住了“火证”居多这一特点,始终立足于“温补”的思想进行论治。他精于脏腑辨证,善于灵活用药,通过调节虚实寒热、阴阳气血,巧妙地实现了以补制火的目的,并突破了以寒凉之法治疗火热之证的传统治疗思路,这对温补学派的建立以及后世妇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盛维忠.薛立斋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 [2] 明·王纶.明医杂著.明·薛己,注.彭荣琛,齐玲玲,点评.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8:91
- [3] 陈丽斌.《内经》中脾与胃的关系.福建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23(3):71-72
- [4] 元·朱震亨.格致余论.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34
- [5] 明·虞抟.医学正传.郭瑞华,马洪,王爱华,等,点校.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02:394
- [6] 陈云芝.肾阴虚型月经过少-月经后期-闭经的研究进展.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07
- [7] 毛文静,沈劼.从《女科撮要》论薛己的妇科学术特色.新中医,2017,49(9):157-159
- [8]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孙理军,张登本,点评.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8:344
- [9] 明·赵献可.医贯.郭君双,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71
- [10] 许大剑,潘桂娟.论肾虚生痰及其治法.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5,21(3):314-316

(收稿日期:2021年9月27日)